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八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四十二

樵雲獨唱集六卷 舊抄本

元金華雲顒天民景南葉顒撰

予誅茅結廬於城山之東隅林深而木翳水秀而峯奇居處孤峻名其庭曰雲顒閉門卻掃謝賓客日與樵夫芻叟盤礴乎丘園林麓之中披雲嘯月釣水采山無少休暇久之移家城山之

西隅負郭而樓居形勢虛敞窗戶軒豁而南嶼北巘爭獻奇秀儼然之容蒼然之色入吾屏几清致復不減于雲頂也東西相望不數里故吾得以幅巾便服輕鞋瘦策從樵夫芻叟相往還于其間山迴路轉川鳴谷應伐木之丁丁鳥聲之嚶嚶更呼互答斯樂何極斧斤之餘濁酒自適觴咏談笑擊壤賦詩吟唐律五言

首雜詩若干首雖不足以關世教之盛衰亦足以敘幽情寫閒適之興懷名其帙曰樵雲獨唱益予知樵夫芻叟相與之娛而不知世俗之好

樵夫芻叟知從予之游又不知予賦詩之趣薪桂老而雲山高寒音調古而巖谷絕聽得不謂之獨唱乎幸而樵芻中有如朱翁子陶靖節輩固將甘心與之揖遜周旋賡和酬酢商度古今天下治亂之得失評論高人異士出處之始終谿壑昔風誼之氣吐平生慷慨之辭散爲箴規發爲詩歌峭拔俊爽雍容舒徐放而縱之而言不肆收而藏之而文不拘振清風於亘古流遺響於無窮者也樵唱之樂無以易此不幸而世衰道微斯人儻不復見則予長抱山阿寂寥千

載誰賞之歎而獨唱之旨其有以夫旹至正甲午重九前四日雲巘天民景南葉顒序

六藝之文唯詩最能感物動情故詩有興有比能多識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名能關古今治亂世教盛衰之運能發忠臣義士懷邦去國感慨嗚咽悲壯幽憤之音能起山人野叟遺世絕俗曠逸放達高蹈遠舉之趣可謂樂而不淫怨而不怒居泉巖瀑不足助其清奇花異卉不足妬其艷孅嬌嬌媚敢望其閑遠貞淑之豐容武夫豪雄抗並此英毅堅剛之氣概美矣哉詩之

德也夫自屈宋之後寂無聞焉漢魏而下曹劉
沈謝陶韋李杜歐蘇黃陳輩出留心肆志沈酣
斯文奮雄才宏辨於風騷翰墨之中吐奇言妙
句於乾坤風月之下上可繼三百篇之緒餘下
可為千萬載之格範僕江左遺民東陽逸叟學
問不高天資素下寡於游從慵於趨附厮牧論
交漁樵同調採山釣水飲酒賦詩相羊林泉逍
遙歲月狂吟數百篇身老丘園眼空湖海既無
賢師開發盲聾復乏良朋評論工拙寖成獨唱
敢慕孤高雖無煙雲出沒變更之雅態尚多溪

山登覽賞玩之清歡雖未能驚世駭俗粗可以
訓子示孫俾曾元之後咸知乃翁能以愚拙自
牧勤苦自將安分娛樂終老於茅廬庶可免夫
馳聲走譽競進苟取之慚云昔至正庚子中秋
日雲巘天民景南葉顒後序

自序　至正甲午十一月

黃氏手跋曰戊辰秋七月白露後一日友人陶
琚軒赴金陵趨考寄我殘元本樵雲獨唱有鈔
補者內中間有原缺處想所據本無也因用硃
筆校元本以墨筆參鈔補即如此册出吳伊仲

舊藏亦屬可信而字句實有不知妄改處信元本為可寶余喜古書不論全否以舊本為據陶君知余之深故搜得寄余連夜手校如右時天氣新凉燒燭閲此校畢已月上矣七月十八日

復翁識

樵雲獨唱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葉顒撰

大江之南有古東陽齊梁號為名郡郡之北有芙蓉峯高千仞插雲霄藹古礙星月橫亘百里仙佛之所廬虎狼之所穴奇花異卉四時芬芳

峰抵郡城不十五里予結茅負郭而居閉門遠塵囂絕世慮惟讀古人書閒暇登茲峰彈琴鼓瑟酌酒圍棋寵辱不驚黜陟不知鑿井耕田以飲以食黃貫雲石第一人間快活允和邵康節快活堯夫擊壤歌以自怡悅客從而詰予曰世之稱賢士夫者所作爲與乎人胸次瑰奇意氣高邁立行能清風厚俗出語足以利物濟人故能上輔天子下澤黎民威加蠻夷功高今昔國賴之如山民仰之如父遠慕皐陶稷契伊尹周公近與蕭曹房杜同驅並駕如郭子儀用台爲

唐重輕裴公度身佩天下安危二十年功顯一朝芳流千載不務為此乃欲盡匹夫之諒苟一己之娛廿心老死衡茅名隨身殞而不辭竊為子不取也予方倚杜長嘯策杖酣歌從容而進揖客而言曰子知夫鳶翔空魚躍淵乎子亦知夫採珠者入海求玉者登山乎方今聖主體堯舜之仁奮湯武之略克平海宇撫安神州奇勳偉績名公巨卿棋羅星布吾儕小人得以微祿之才躬耕草澤稅駕邱園其貪冒之徒乃欲枉圖妄取求寵乞憐苟競進之榮乏謙讓之德智

窮詐露身滅家亡而未已者吾不爲也吾竊爲踽踽涼涼而遺其皎皎之白乎吾竊貪尺寸之微而忘其遠者大者歟方當耕南山之陲釣東海之湄覽煙霞之勝翫泉石之奇誦淸風之什歌明月之詩俾愚夫愚婦聞予之風樂於心盎於背見於面而暢於四體謳歌快活鼓腹歡笑於里閭得不謂與人同樂乃以獨樂而見譏必如客之言將使鳶濡翼沈泉魚鼓鬣燿天求玉者游海隅探珠者昇峰巔以若所爲然後快客之心耶於是客愧謝不敏而去余乃取平昔鄙

野詩文以第一人間快活歌題於峽端云時至正甲午十一月既望雲顯天民序書於城山西隱之牧心齋
袁凱序成化十九年
葉顒序至正甲午九月

靜思集二卷舊抄本

元吉水郭鈺彥章撰

桂林郭君彥章自其先世林𪺬先生得紫陽朱子之學於靜春劉公子孫世傳以爲家法後來若西𦼮先生湜溪先生時能沈潛精敏深有造

諸其所自得先儒之議多所發明彥章因守其家法者也經亂以來遇事感觸情之所至勃鬱于中不能自已則輙形之歌詠或登高而嘯或臨流而歎扣壺擊節慷慨激揚商歌之聲隱隱動林壑聞者知其爲竗也錄成篇帙間以示予予愛其題无泛作必有關涉章无羡句必有警發雖其片詞單言特出諧謔然亦未嘗不使聽者欣然喜振然愧其于世道人物天理民彝有所感發是𡨴得古詩人諷刺之義者歟亦其所養固有異于人歟使予序之予非能詩者也將

何以爲之言哉雖然余於彥章之詩亦不能無所感焉國風雅頌大抵皆古之樂章固必以音節爲之主而詩本性情者也夫中人之性情不能不有所偏隨其所偏徇其所至則溢而爲聲音發而爲言笑亦各有自得之妙焉是豈可以人力强同哉漢魏而下詩之合作具盛于唐然凡稱名家文章雖有淺深高下不可一槩論而未有不本于性情掩卷讀之使人自辨未有不得其人之彷彿者此不可强同之論也以是知學詩者固當以涵養性情爲本而不當專求工

于詞也而近年以來江湖作者往往托以音節之似必求工于詞而不本于性情譬之刻木為人衣之寶玉面目機發似則似矣被服瑰奇美則美矣然求其神情色態出于天然自得之妙者終莫知其所在也又且專掇取古人一二勝處藻繪織組錄而讀之動心駭目又如八珍之饌五侯之鯖幾使下筯無可揀擇後生晚進慕而効之如恐不及直謂太羹玄酒為澹泊清廟明堂為樸斷又詩道之一變也嗟夫抵掌談笑似孫叔敖果豈孫叔敖哉亦強為之摸耳彥章

之於詩規矩音節盡出唐人而不拘拘焉擬規

以爲圓摹矩以畫方而自得之妙逈在言外此

余之所深愛也故書之卷末而歸之彥章將以

吾言爲然乎不然乎彥章有經濟能自守觀其

詩可見矣洪武二年巳酉廬陵羅大巳伯剛序

九靈山房集三十卷明刊本　徐興公舊藏

元戴良撰男禮叔儀類編從孫同伯初侗編

王禕序

桂彥良敘

文末易知也惟用心於文而致其精者能與知

之然亦難矣今世學者喜爲言論毀譽生於愛惡美惡惟其所好翕然自以爲知文而卒莫之知也不亦厚誣天下哉昔余友揭君伯防之藏先生叔能論其文言具承傳所自皆精當可徵予嘗友於叔能不能易其言也君以文學名當世故能知之也眞然非眞知斯文者亦孰知余言爲信哉洪武十二年十月既望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同門友金華宋濂書

九靈山房集者浦江戴九靈先生所作之詩文

也先生以聰敏之姿篤誠之志而學文於柳待制先生黃文獻公又學詩於余忠宣公故其文敘事有法議論有原不爲刻深之辭而亦無淺露之態不爲纖之體而亦無矯元之氣蓋其典實嚴整則得之於黃文獻公者也而又加之以舂容豐潤故意無不遠味無不足其詩則詞深奧必就有道而正焉者此也先生游於三先生之門朝論夕講日探月索故能得其得有其有而發之於外縱横上下無適而不合可以黼黻可以絃歌安有如是而不傳者乎先生名昆字

叔能金華有九靈山戴氏世居其下故以名其集云至正二十五年十月朔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揭汯序

案此明洪武刋本每葉十四行每行二十字卷中有徐𤍞之印白文方印與公氏白文方印閩中徐惟起藏書印朱文長印徐氏興公白文方印鄭氏注韓居珍藏記朱文方印鄭赤之印白文方印

九靈山房集三十卷明洪武刋正統修本　曹倦圃舊藏

元戴良撰男禮叔儀類編從孫同伯初侗編

王褘序

宋濂序洪武十二年

桂彥良序

揭汯序至正二十五年

無名氏手跋曰我里蔣之翹字楚雅隱屠市間有藏書之癖虞山錢牧齋宗伯編國朝詩集嘗就其家借書此卷首甲乙題字宗伯蹟也曾不三四十年士大夫家遂有不蓄一卷書者可慨也夫壬戌上元前二日鋤菜翁記

曾孫戴疏跋正統十年

棠卷中有曹溶之印白文方印

灤京百詠一卷　舊抄本　勞季言手校

元吉水楊允孚撰

世所貴於能言者非以其能自爲言也穹壤之大古今之異生物之情態殆萬變而無窮能者言之如水之鑑物燭之取影如傳神寫照短長肥瘦老壯勇怯其神情意度邪正醜好或得之一覽之間或索之冥搜之表要各自以極其趣而後已焉夫豈有窮乎哉百年以來海宇混一往所謂勒燕然封狼居胥以爲曠世希有之遐

者單車掉臂若在庭屋其彊宇所至盡日之所出與日之所及可謂盛哉楊君以布衣從當世賢士大夫遊襆被出門歲走萬里耳目所及窮西北之勝具江山人物之形狀殊產異俗之瑰怪朝廷禮樂之偉麗與凡奇節詭行之可警世厲俗者尤𦔳以詠歌記之使人誦之雖不出戸里怳然不自知其道齊魯歷燕趙以出于陰山之陰躡林之北身履而目擊鳳子所謂能言者乎予索居閭鄉聞見甚狹間獨竊愛中書馬公祖常奎章虞公集翰林柳公貫時能以雄辭妙

筆寫其一二今得楊君是集又爲增益所未見
俯仰今昔又一時矣君其尙有可言者乎而君
固已杜門裹足歸老故山方日與田夫野叟相
爾汝求以自抑兵燹所過莽爲丘墟回視曩遊
跬步千里吾知君類膽敗壁之下滌瓦榼倒鄰
醸取舊編與知已者時一諷詠未必不爲之慨
然以永歎悠然而遐思歲在室困于敦里諸生
羅大已敬書于其集之末云

羅璟跋

雲陽集十卷明宏治刋本

元茶陽李祁希蘧撰

予與希蘧李先生定交爲莫逆舊矣聞先生提舉江淛文台退居姑蘇以母憂扶喪還鄉里壬辰兵起所在相煽爲亂莫能禁止先生與人言必勉以忠義不可亂與諸將言必勸以堅守爲陳君臣大義尊奬朝廷不可有異志每聞他將不守及觀望要功者輒憤切食不下咽談論國家事至流涕不自勝雖無官守而憂國之心造次不忘如此先生平生長於詩文雄傑偉嚴自成一家而皆本于道德仁義之實詩有一飯不

忘君之意予嘗及見其承平時諸作有雅正之音有華藻之章無譙惢之態無鄙野之習眞所謂鏘然韶鈞鳴蔚然虎鳳躍者也彼雕聲學語與夫嘔心出之以爲巧者豈能希其萬一哉予又記昔者苦熱疾累日忽得先生書及和予詩予喜而讀之讀未旣如啜玉川茶嚥玉井藕不覺肌骨清而沉痾痊因念老杜詩辟瘧鬼孔璋檄愈頭風信不誣矣每欲與先生結詩社吏唱和以爲樂而宦轍背馳每不可得老年歸鄉一日先生之子位持吾州太守費侯書至泣而言

吾父已棄我矣余聞而頓足流涕曰平生知我惟先生今不可復得嗚呼痛哉然猶見先生之有令子如見先生先生爲不亡矣及讀貴侯書則知先生未歿時永新總制俞侯懋齊以先生詩文將命工刻之期以傳遠先生既歿而俞侯之意不變而愈篤且猶以先生平日詩文近千篇遭世變無一存者學者所抄錄皆兵後數年來田里之作又或掇拾於煨燼之餘或得於眾人傳至之語其閒逸文無幾以爲大恨余謂先生平日詩文固知其美然不可復見矣觀今存

者雖喪亂之作且殘蝕不完然一語一句悉忠義所發如老杜夔後東坡海上正人心關世教刻而傳之使學者有所矜式非小補也夫得於殘斷掇拾之餘尚能使人誦之而興起況乎遭際盛時舂容和平大雅之音其感發於人者當何如也惜哉費侯復道先生之子之意謂先生平日故人惟余在俾爲序嗟乎予不識俞侯然其尊賢下士之實聞四方久矣今又能使先生之詩之文獲傳於後世則余雖不必識侯而自可以使人遐想遠慕不能自已也然則先生之

詩之文於學者固非小補倘非侯之力則士何由而傳哉予雖老耄不能爲文然於侯知所深敬矣故爲序之並著先生文章忠節大槪使後有所考云老友八十四翁廬陵中孚序

濟南張文穆公豐城揭文安公昔在禁苑極言元統初科目之盛得士之衆而及吾李君一初之才美素竊識之君旣得官江南後典學校于江淛而聲稱尤著方日夜望其還朝冀有麗澤之益而烽火日熾君周旋兵甲間十有餘年動以正義激發人心扶植天理跡其始終無所污

染可謂難也已朝廷方以君名進士畀以民社

擢諸風紀駸駸顯用而君固無意于出仕矣君

之於文術道甚嚴書事有法有紆徐開朗之氣

無鈎棘骫骳之態流布於四方者不少奪攘毁

棄僅存什一于千百其孤位衛哀隣境哀輯成

編然多避地所作新安俞君子懋來鎮永新將

刻而傳之屬張揭兩公甍逝已久不及覩君之

晚節而一覽斯文非可歎哉延祐初采前代之

制設科以取士迨君賜第之歲蓋已二十年七

對殿廷是科兩榜之士舒翹揚英往往以賢豪

自負及國家失太平諸君多巳物故若君之腐志以保身著文以傳世有子以承家誠所未之多見猿鶴沙蟲公論豈得而盡泯乎然則君庶幾可以無憾矣君嘗佐州發源俞君深知其發言行事而欲永其傳秉彝好德尤可書也君諱祁世居茶陵一初其字云臨川危素序

雲陽集十卷舊抄本

元茶陽李祁希遽撰

中孚序

危素序

啽囈集一卷　明初刊本

元吳郡宋无子虛撰

自序曰詩惡乎變三百篇後變於攜手河橋下迨建安齊梁數變至唐洎宋季之詩大變而絕何耶詩關乎風化繫乎氣數士惜鶩於時文視詩爲長物雖有不工工及唐矣非詩之變乃時之變也非時之變乃詩之亡也吁詩貴乎變不守一律千變萬化變之不窮惟于美能當之豈惟詩文亦然宋之詩大病不膠攣淺易則窒泥狂怪蒐獵奇事穿穴異聞失豐厚而收斂約趨

窘局而棄高遠不能平澹蕭散雍容和緩求如晚唐杜荀鶴方干廝況輩斯可矣吳逸士宋子虛詩則不然子虛生景定間未弱冠時已廢科舉故惟詩是學大篇如天孫織綃雲經霧緯時出機軸小律則日光虹彩渾然金璧穠麗縝密而不豔含蓄靜婉而不怨其深於唐之變也予客江東會西溪王公稱其才舉茂異弗就觀其人淵嘿似不能言然其詩則超邁有不可掩者嘗其所著翠寒諸作已自崇敬又出其吟藁集者覽焉益加信服蓋於本學涵養既深考據尤

詳所以議論諷刺探賾而闡幽俱各有自惟不汲汲於成名而名自然彰著其行業皆然不獨詩然也余將泝九江于虛始昇予序其門人王東溶來速之欲梓以傳第予知于虛者淺矣子虛之不屑爲者深焉作詩難序尤難子虛之詩顯眾在予序則唐三百家無序者詩皆能晦乎係其詩之工拙爾少陵云詩清句句盡堪傳奚在於序于虛之詩足以重余言也故序之子虛名紙嗅嚶名集者取列禦寇所謂衆聲亦謙詞也時甲午歲春三月清明日廬陵鄧光薦中父

序

喚嚶語者寐叟詩也叟自云儋騰鄉人好寐耆吟吟則寐寐則吟吟作喚嚶聲似夢不覺如醒未醒不知吟耶寐耶寐而吟耶吟以寐耶眞語涉雖黃肖侯白主乎仁義褒貶也或問叟姓名則吾寐吾寐據梧而瞑斯亦亡是翁之流乎鄉里但稱寐叟云至元游兆困敦歲子月長至日書于商丘之通於齋

張習識　成化癸卯

元宣城貢性之撰

孫欽跋弘治十二年

佩玉齋類藁不分卷影寫元刊本

元上元楊翮文舉撰

江寧楊先生以學行文章著當代然攷其平生出處在朝廷之日殊少晚歲待制禁林即以病去尋又以老致其事人謂先生得久於其位則所以毘宣皇仁而發藻休光於無窮者宜何如夫何造物者鍾以至美而嗇於大用使忽忽於老從以所蘊日授其所從游者而已豈積之久

者其發遲約於前固所以裕於後邪先生二子皆賢而有才伯曰文舉訪余錢唐官舍郊余嘗業觚翰以爲食者出示近藁兩帙其言騁而不放麗而不靡敦樸而不野刻雕而不鑿蕰非徒文也學殖於內而文達於外也其用功亦不淺矣夫冠士冠服士服林林乎肩摩而踵接也求士之實不得一二焉況求一家父子兄弟之皆有其實乎若楊氏者可謂卓然出於千里之中造物所以與之者獨甚厚猶以先生不大用而疑造物之嗇者細人之膚見也文舉貌碩齒富

仕途方開殆與其弟聯軌並進以所學發於事業而炳如丹青者著於典册之盛人將曰楊先生所未用者今於其子用之矣則先生未嘗不大用也烏乎人之望文舉兄弟也亦重矣至元後丙子歲九月廿一日陳旅序

昔者中州文學之盛乘國家興運雄渾奇古度越舊習海內聞其風而作焉然善進其道者則必知所自矣聖賢之緒微切已之功少物理未能盡通而欲達之於辭而不失者豈易能哉大德戊戌集始游昇與楊公志行元公復初為文

學之交每論此事而世俗凡近之說不與焉未
幾元公入朝遂擅古文於當世集逐躋躡於學
校未有所發也楊公於此時居不出其鄉而正
誼直氣閙譽日起莫或及之蓋在至元初導江
張達善先生以其學教楊昇間師道甚尊志行
盛年已深造其閫域南行臺在昇來官者皆當
代碩德重望所以尊禮志行者以道不以勢遂
自學官佐憲府有祿食之奉而禮貌異於常僚
人皆以爲當然也及復初歿久之朝廷以次對
起公庶幾老成之助集日得相從於禁林而公

不肯少留矣俯仰今昔衰暮不忘至正戊子春
得公長子休寗簿翮之書并其文數十篇而讀
之愛其因事以明理不以艱險日窒盡言以伸
義不以曠達自高職務而事繁有進學之益得
所當言而止無出位之思昔吾三人早歲相勉
之意往往有見於此則其過庭之聞非淺識之
所能及矣人言楊公之未盡大用者必將見用
於子其在斯文乎雍虞集序

鄉寓讀景仁魏君書塾獲與江寗楊先生鄰壁
相聞先生季子文開以盛作見示嘗贊語編末

矣後二一年復留魏塾文開之兄文舉積軒尤富猥賢言焉僕固知其世家舊德淵源深矣不然何其兄弟之文持論明正又爾雅若是歟昔漢陳仲弓蓄德沖厚二子之名滿天下宋眉山蘇公老於文學二子之名亦滿天下先生兼而有之宜乎兄弟競爽如此因觀佩玉所紀爲之歎服忘其僭而游書之是歲元統乙亥三月癸巳

廣信吳復興起季甫識

文章非一夫技也大而繫乎世運之隆污汚而關乎家德之醕疵當世運之隆文從而隆家德

之醕文從而醕士以文墨爲能事幸而生乎昭運之代又幸而出乎明德之家若吾宗文舉者非其人也乎文舉通微先生之嗣也先生領臺檄主文浙闈時予實列同考聽先生言議凛然爲起立知先生之學出導江張氏張氏之學出紫陽朱子故其爲議論文章不壹於正不出也二十年來先生之宰樹其矣幸先生有後如文舉獲見予吳門次舍示所著碑銘敘誌箴頌論贊凡若干卷累日讀之喜其識職而各毗于律理譽而其言沛如也予自居吳門閱今之名能

文者無慮數十家類未有及文舉者則知文舉之得其本於家而又丁乎氣運之盛於國家者非庸衆人之所同也昭昭矣抑吾臨文有感也先生入翰苑不兩月輒謝病歸高文大册不一二見諸史院而文舉之文亦多遐方下邑之撰錄未及鋪張乎帝載也噫文舉之文豈遽盡於是編也哉夫蘭臺芸館文章之居編摩述作文章之職也居其居而失其職者或有矣顧有得其職而不居其居者吾不信也文舉尚以吾言俟之皇元一經業且作矣文舉尚以吾言勉之

至正戊子十二月甲申會稽楊維楨序

麟原王先生全集二十四卷 舊抄本

後有墓誌銘孔公恂撰

元王禮撰

予與王君子讓爲斯文友二十餘年矣始予友子讓時子讓方銳意科目眉目清聳舉止異常人予謂其必爲後來之秀其後果亞江西鄉榜予又謂此未足以涵子讓子讓名譽當不啻此已而世故紛紜爲性命奔走不暇音問不相及近一二年乃得再會于禾水之上須髮容貌纍纍然其中退然其辭氣卑卑然予疑其顛沛轉

徙隨俗畏化以故若此及觀其所爲文　十篇
皆藹然仁義之詞而凜然忠憤之氣深切懇至
無不可人意者然後知子讓之學與日俱進子
讓之氣與年俱老而非變故反覆之所能沮喪
者也予又觀其易字子讓一篇所見益高所處
益下有斂春華而就秋實之義於是又知子讓
之學日近乎裏子讓之心日進乎道而非辭說
工巧者之所能尙也嗚呼喪亂旣久平生友朋
存者無二三纔有存者亦不能以自力而子讓
獨能肆志于學不廢而益勤故其見于文章者

如此予衰憊已甚無復有意斯世而獨於子讓之文有發焉故爲書之歲在乙巳夏四月雲陽

李祁序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四十三

來鶴草堂稿八卷　舊抄本

元呂誠撰

蘇之邑凡六大率風浮俗漓大家尚氣勢交關貴人視文藝茂如也獨崑山多才子魁出者往往稱呂袁袁曰子英呂曰敬夫也兩人爲詩風流俊釆皆一時之選予固未能優劣之予詩喜

體古樂府子英雖多爲予和之敬夫又必爭鳴于石自上京以下至官閩江南諸弄凡若干者敬夫作黃庭楷繕寫成要予評且曰予詩非先生弗能知　能知能評者寡矣知而能評而引說於其首舍先生誰人哉予曰噫詩有情有聲有象有趣有法有體而禪巫之提唱武士之叫呼文壘生之議論不在有焉故予每評詩不有其有而有其不當有者皆非詩焉姑以體商之又草野煙蘿邊塞臺閣之不無異也談詩者以地異律焉易地則不能也予觀敬夫未必不爲

朝廷侍從才也敬夫在野而蔚然之言是以鐘鼎一時侍從焉嗚呼人之才也又可以地律哉雖然吾于敬夫不無感者矣代有蘭臺芸閣之居而其言覆野俾誦敬夫之言其不泚然在顙者敬夫可以予說出之矣至正七年三月三日鐵遂老人會稽楊維楨序

雲松巢集三卷 舊抄本

元贈朝列大夫瑤川朱希晦著

鮑原宏序 永樂五年

性情集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周巽撰

吳興沈夢麟先生花谿集三卷舊抄本

元沈夢麟撰邑人陸珩編

彭韶序弘治六年

沈溥跋

李思仁跋弘治九年

無名氏後序

貞一齋文稿十卷吳匏菴手抄本

元臨川朱思本著

夫爲大而無當往而忘反之言者必世所謂山

林枯槁果於違人之士豈非以其志與若仁義之本風化之原論說必歸儒者而稽之章逢家或反謬是夫士也乃氣必充辭必端馳騁上下橫從今古無不極而約之無踰乎禮其志若是惡可以山林之果者儆之耶余得上清朱君本初貞・槁諭之未嘗不掩卷而三歎息也余與朱君游知其文學舊矣來南州君圭玉隆別館去年冬行縣田有烏山小兵馳田間得君寄詩二章蓋六朝庾鮑而唐太白之流也今夏君自西山來示余此稿槩篇百數而槩度若一其武

當山賦與巢湖等詩論莊詞旛尤吾所謂馳騁橫從而無所踰者其大而不夸往而知所至與雅頌廢風氣降數十年來鄉之事進取伎者一趨於詩人愈多而詩愈少非詩少也徵諸本原則微矣江西號多文邦頃在都與同列論是邦人咸稱推某某今又得君君故臨川人也顧又蔽於是是山林者又惡足以蔽君使無知者亦云然耳茲所以貧君掩卷之歎而尚悲其志也世之覩人者往往循名遠實靡然成風將使天下貟無士之累於後世其病類如是凡不可而

衆說可與而失之者豈特如本初之文而已君論著外此若詩所稱輿地圖書者尚多譓先歸此稿竢休甯叩雲谷相與斧論之至治三年八月朔臨江范梈序

爲蒙莊禦寇之學者超然脫離塵滓恢廓胸臆欲與天地無際其智豈不能知践乎實遵榘度之爲中若是者蓋亦激於卑陋汲溺之累而不自知其爲賢知之過也有人焉得其淸虛廣大者而寄跡焉以行吾平實榘度之素則其於道何如哉吾友朱公本初故禮義家厭世溷濁霞

裾星弁訪歷名山大川與太初溟涬游於無窮而嗜聖經史傳諸子百家若飢渴然入與玄德大宗師留輦轂下交當世偉人魁士閎見滋博暨主教玉隆余來江右始獲盡窺其稿名貞一者如泉涌石竇日挹日新如雲幻晴峰愈變愈麗比與序論粹乎儒者昔人言天上無凡俗神仙世無仙則已有則必通古今盡心性如吾聖賢聖賢不作仙亦未之見豈人心沈溺不得吾游方之內爲然耶自鴻儒代作統緒復振孔氏之道昭若發矇矣本初一榻林下內境虛曠中

夕夢回松月在窗夜氣闃然全體豁露于斯有得則廠是區區者又將有不屑焉者矣余安得從君抵掌跋燭根極指歸以會貞一之傳芻狗陳言相視一笑至治第三禩倉龍癸亥中秋友人眉山劉有慶志善父謹序

勤者爲學之本也士而或怠能有進焉者否也曩游京師獲識本初朱鍊師於瓊樞堂下讀其詩則排體五言學工部長句與文則馳騁老坡間時本初已四十餘以道法承應中朝日不暇給然省其私稍有餘力則卷不釋手夜讀書由

乙至丙以爲常吾固知其將有進也久之文進於韓復進於選迄今十有餘年其所進方未已也吁勤矣經生曲士自少至老役役事舉曰語言或者不知蘇爲何文杜爲何詩者有矣況老氏學者歟況韓與選歟壯得志而自畫者有矣況四十五十歟本初大父以科舉仕宋至淮陰宰抑其家學有所從歟環極尊師清靜佐化理文采動公卿若漢書公唐吳鈞者本初出入贊襄其間而有所講益歟不然顧其所學之勤之進歲與而月不同者又何歟後之爲學思有進

名展讀茲卷知所勉矣雖然猶有望也伯陽君曰上士聞道子貢亦謂不可聞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悉故於此猶望其終進於道文章云乎哉本初名思本朱姓臨川人學道龍虎山中貞一其號云至治癸亥十月甲子臨江歐陽應丙書

集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廿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暇卽自洗滌以讀書爲事其書旣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集甚敬焉至於職方之學尤所偏善遇輶軒遠至輒抽簡載筆累譯而問

壽山川險要道遥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必參伍詢諮會同其實雖糜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慊其心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議禮嚴分若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既從事道家之學不肯於世用乃折而托之文章宜其過人之遠哉嘗以所著貞一稿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慎所當言而不鼓浮夸以為精神也言當於事不為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情不托艱澁以為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蕩以失本源

也若是者固足以名家也乎集嘗問爲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重而不輕也容而不詩也畏而不肆也舒而不遽也密而不蕩也迫而後動不先事以爲必審而後言不隨物以成妄若是者豈止於爲文而已乎本初蓋得之矣而集以爲言誠知而不能者也本初倘有慮乎者乎觀其詩者試以集言求之泰定二年四月八日承德郎國子司業蜀郡虞集伯生甫書

吾嘗推夫言出於聖賢者謂之經出於諸子百家者謂之書均是言也經與書何爲而別乎道

有隆汙言有精粗非人之所能爲也經書之分故判然若天之尊地之卑高下之位確乎其不可以相踰也秦漢諸人刻意詞章以專門名家樂毅李斯屈原司馬遷班固揚雄之流號稱獨步雖然以擬諸經可得乎臨川朱本初儒家子也爲黄冠與予同道居龍虎與予同山處京師與予同朝雅志詩文與予同好予長於本初四歲則其年之相若也予自四十來言語詞章漸刊落而無爲非無爲也吾聞諸教父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今

觀本初示予貞一齋稿其文皆四十後作而用
志方銳也用志銳則學日益矣損與益二者又
不可同日語焉或者曰本初其亦良賈之深藏
者歟方其處山林也則以損及升于朝也則以
益蓋山林以道相高而朝廷以才學相雄長本
初又不得不資益之道以自混其處焉亦孔子
齊人之獵較也若是者又豈吾之所望於本初
乎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則本初之志
哉不然予與本初又何以爲居同山處同朝身
同道而志同好也惟其同故本初之文欲微予

言而爲之序爲之序而不言其所以同者又豈
本初之所望於予哉予故曰道有隆汙言有精
粗非人之所能爲也若是者本初其將有同見
歟抑將不歟是書爲貞一齋文稿敘泰定四年
歲在丁卯四月八日丙子玄教大宗師吳全節
書

言行之在人動之形也惟其動而不離乎正則
有言焉而爲文辭有行焉而爲德行動爲之用
靜爲之體也然其所以歷萬變而常存者以其
貞於一而已耳非夫樂天趣時而純體乎易道

之淵微者則動於言而言爲詭辭動於行而行爲恠行或不免焉矣老氏之學蓋原於易然而疏之爲莊周列禦寇庚桑楚計然尹文子之流其刻意尚行有不待言而至於動爲文辭又皆離去垢濁而適乎清虛亹亹然斐斐然進於易之幾神所謂貞於一云者眞足以括天下之動而無違其與觀乎天文人文者罔有合哉臨川朱君本初是嘗寄跡老子法中所謂游方之外者也居京師多從公卿大夫游比年奉將使指代祀名山車轍馬跡半天下矣每情與景會輒

形之篇什有風人詠歎之思而無山林愁悴之音南歸專席玉隆因即其齋居之名而題其彙次之編曰貞一稿懿夫體易之言予嘗讀易而知動之爲動蓋風行水上其卦曰渙渙者天下之至文也因其有行而文始生焉非其動之所形能致然乎故水之靜者爲淵而動者爲波凡其大波之浩渺小波之淪漪者風爲之耳而水固不知也不知故一一故能貞然則君之所以貞夫一者雖形之於動而實未嘗不本於靜也予非知詩者而知君體易之意深矣遂爲之評

曰君之詩似吳宗元元丹丘而遠游之跡過之君之自得似葛稚川司馬子微而頤神坐忘之妙需其至焉返之於靜以知終終之此顯道神德之能事而貞一之極功也予之視君其猶龍乎何可及哉何可及哉東陽柳貫道傳父序實天歷紀元之歲十又一月之丁酉也

擘經室外集曰貞一齋詩文稾二卷元朱思本撰思本字本初豫章臨川人常學道於龍虎山中貞一其號云顧嗣立元詩四集稱思本嘗從吳全節居都下博洽文雅見稱於時所著詩文

稿世無刻本僅存范梈劉有慶歐陽應丙虞集柳貫及全節六序俱諸人手書藏吳中劉損抑夫家此本乃叢書堂吳寬手鈔凡二卷上卷爲雜著文下卷則古近各體詩思本好學遠遊遍歷名山大川幾半天下嘗以昔人所刻禹迹圖混一六合郡邑圖皆有乖謬乃參閱郡縣九域一統等志攷訂古今校量遠近成輿地圖一書計里開方之法至思本始備今文稱內有輿地圖自序一篇可証也大約思本之學地理爲長也

今歸集七卷舊抄本

元張肅維中曾孫張琳編次

烏斯道序洪武乙巳

馮益序正統六年

張琳跋正統乙丑

樗隱集六卷文瀾閣傳抄本

元胡行簡撰

東山趙先生文集十一卷舊抄本曹倦圃舊藏

元趙汸撰

得月稿八卷舊抄本瑣川吳氏舊藏

元石鼓聾者呂不用則耕學

詩三百篇尙矣變風變雅流而爲離騷騷賦體也變於詩爲漢魏流而爲六朝而唐則盛矣更五代至宋則逐於晚唐之弊者不容言矣惟唐而兼於興趣學者宗焉嗚呼文章之所以名世道德之所寓而功名事業因之以見者豈可以爲游藝之末而輕之哉況如杜少陵流離顚沛之中其忠欵之情彝倫之感哀怨之懷悲憤激切一寓於詩而精練微婉典雅沈重可以伯仲三代間詩人使世之放臣屛子怨妻去婦抆淚

謳吟以感發而興起者多矣當三綱五常淪斁之時適迺味於隻言半語而好善之心油然以生其於扶世導民之一端固非小補者予薄宦剡之山水邑邑東石鼓山人呂則耕氏暇日以其詩來見錄其歌行長短律絕句若干首成帙閱之老邁放曠有傲世不羈之懷洞視見前古而炎涼世態蔑如也論其氣象蓋山林草野之秀傑者惜其有聾疾功名事雖未見於當時然偉而妙者寄於詩則耕力行所學軼後踵前將益大治其文以追述古之作者等而上之自唐

而六朝而漢魏而離騷以依稀風雅頌之作諷詠之餘一唱三歎可以扶世教而淑人心則耕其獨不名於後世哉少陵之詩有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大哉言乎唯知道者可以語此敢以質之則跗而序之洪武九年丙辰冬十月望日將仕郎紹興府新昌縣主簿廬陵郭衍伯曼父書

王霖䟦 洪武

孫男好遁䟦 洪武

呂雍䟦 弘治甲子

東維子集三十卷附錄一卷舊抄本

元會稽楊維禎廉夫著

鐵崖賦稾一卷 勞季言手校本

元楊維禎撰

洪武三十一年歲在戊寅七月二十五日錄于潭涇寓所是日夜雨初晴臨窗一望禾黍被天生民樂太平寬仁之治豐稔無疆之年何其幸之甚也生死榮辱似有定分何勞役役以累其靈臺追思鐵崖先生在家舅雪齋芝川園林亭館之盛冠蓋文物之多恍然如夢中矣今年西

禧樓先生文淵乃文獻故家孝節昭著於當今
娳又讀書隱居教子深可爲則忽辱見借此帙
其幼年手書諸賦簡編浩瀚區區錄其二 後
之覽者將知所自也是日午時書識海虞晚生
朱燧子新也

黃氏手跋曰余喜蓄未見書故向以讀未見書
名其齋而自後所獲亦未見者多故三十年來
檢篋中藏本輒自詫曰此外間罕傳之秘本也
凡書之未見者非眞未見也或當時有之而後
世無傳焉或某家有之而行世實鮮焉此指可

以未見目之卽如此楊鐵崖賦稾朱子新錄之時初固有傳本也文瑞樓藏之一家固有秘本也曾幾何時而朱子新之名不傳文瑞樓之物已散苟非如余之向識其名親見其目者又何從而識之耶爰書此以誌幸復翁

又跋曰六月廿二日往香嚴書屋借青雲梯相勘此本盡出其中青雲梯原籤如是名目分三册每册册首題曰至治之音四字爲首一行其次行卽云某賦某人人或一篇或不上一篇惟于二册之下半題曰楊廉夫諸賦始以黃金臺終

以禹穴其廿二篇三册之下半亦題曰楊廉夫
諸賦始以入陣圖終以飛車其四十七篇蓋第
二册中摘取麗則遺音十九篇而割此本首三
篇入之其原實合也復翁手記
又跋曰六月六日前月來過之書船友曹錦榮
復來蓋爲有别種交易介余關白也云從吳江
附夜航而來包中攜有文瑞樓舊格鈔本楊鐵
崖文集一册索青蚨每葉二分余粗一閱之知
是錄鐵崖賦藁案頭適有麗則遺音在急取對
之無一首合者因覩末有朱燧子新跋始知諸

賦倘編浩繁區區錄其二三是册蓋摘錄鐵崖
賦稿也朱子新亦元末人而至明初者許手錄
前人制作向曾獲其手書青雲梯三册皆錄元
人賦稿惜已流轉他所香嚴書屋中尚有其副
茲册亦文瑞樓所錄副本也余嫌書友索直昂
未與議直而書友欲丐余家刻書出售因以此
爲質遂得繙閱一過并遍取鐵崖文集本攷之
無有及是者乃知朱公與鐵崖生不後時故聞
見廣搜羅易耳則此册雖未必全豹其論賦則
出麗則遺音之外其論文則在鐵崖諸集之外

誠不經見之書也文瑞樓書目有鐵崖賦一卷其即是本歟乙亥季夏八月梅雨初晴晚起復翁記

勞氏手跋曰東維子集不載所作古賦世所傳者僅有麗則遺音中三十二首及鐵崖文集中土圭蓮花漏記里鼓三首而已此本計賦五十首俱遺音所未載者蓋後人從青雲梯錄出以補其未備觀後錄朱子新跋自見初藏桐鄉金氏後歸吳縣黃氏錢塘何夢華主簿曾傳其副又重編爲二卷改名鐵崖賦稿以紫薇垣爲上

卷首篇會通河為末渾天儀為下卷首進善旌為末復删去姑蘇臺賦第一首玩鞭亭賦一首每卷二十四首止存四十八首次序移易非復元本之舊今揅經室外集提要所載鐵崖賦稿二卷即何氏重編本也頃從高叔荃借得何氏元本始知何氏於諸賦中字句又多竄改不僅移易次第而已爰命工依元本影録一本凡何氏所竄改悉為標出使可識別使不見此本不幾以何氏重編者為定本耶道光癸卯五月廿一日季言校畢識

又曰此本諸賦題下悉無賦字與麗則遺音同又版心僅書鐵崖二字凡賦字以及賦稿上下等字俱係何氏所加備書人誤依補入又賦中字句又從何氏改本今悉塗乙以復其舊是日又識

又曰此本雖係影寫頗多訛謬頃倩力之小史映郎用元本逐字比校一過改正數十字然元本亦有訛字惜不得青雲梯校之二十五日夏至季言又識

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樂府補六卷 元刊本

元楊維禎著　門人富春吳復類編

三百篇而下不失比興之旨惟古樂府為近今代善用吳才老韻書以古語駕御　李季和楊廉夫遂稱作者廉夫又縱橫其間上法漢魏而出入於少陵二李之間故其所作古樂府辭隱然有曠世金石聲人之望而畏者又時出龍鬼蛇神以眩蕩　世之耳目斯亦奇矣東南士林之言曰前有虞范後有李楊廉夫奇作人所不知　必以寄余以余為知言者抑余聞詠詩音聲之爲物明則動金石幽則感鬼神豈直草上

風行之比哉廉夫遭盛時揚言於大廷者也將
與時之君子以頌陛李樂府遺音豈宜在野要
使大雅扶世變正聲調元氣斯爲至也余不敢
不以此望於廉夫餘子不足語此至正丙戌冬
又十月方外張天雨謹題

君子論詩先情性而後體格老杜以五言爲律
體七言爲古風而論者謂有三百篇之遺旨盖
以情性而得之也劉禹錫賦三閣石介作宋頌
後之君子又以黍離觀三閣清廟猗那觀宋頌
亦以其所合者情性耳然則求詩於删後者既

得其情性而離去齊梁晚梁李宋之格者君子謂之得詩人之古可也會稽鐵崖先生爲古樂詩凡五百餘首自謂樂府遺聲夫樂府出風雅之變而閔時病俗陳善閉邪將與風雅並行而不悖則先生詩旨也是編一出使作者之集過而不行始知三百篇之有餘　而吾元之有詩也復學詩于先生者有年矣嘗承教曰認詩如認人人之認聲認貌易也認性難也認神又難也習詩於古而未認其性與神罔爲詩也吁知認詩之難如此則可以知先生之詩矣先生在

會稽時日課詩一首出入史傳積至千餘篇

年取而讀之忽自笑曰此豈有詩哉亟呼童焚

之不遺一篇今所存者皆先生友錢塘太湖洞

庭間之所得者云至正六年丙戌春三月初吉

門生富春吳復謹拜手書

按二詠中剪裁香奩者凡四章浴恩信亂是

也先生又有和趙八節使七言八句二十題尤

膾炙於粉黛筵中惜逸去先生令琬補逸琬何

敢何敢至正甲辰夏五月初吉龍洲生章琬孟

文謹拜手跋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卷中有天都陳氏西雅樓圖籍朱文方印東皐先生後人白文方印

鐵崖先生復古詩集六卷 元刊本

元太史紹興楊維楨廉夫著

我朝詩體備矣惟古樂府則置而不爲天歷以來會稽楊先生與五峯李先生始相唱和爲古樂府 生嘗曰詩難樂府爲尤難吾爲古樂府 石可勸可戒使人懲創感發者有焉善和余者惟李季和季和死和者寡矣且

命吳復錄季和死後凡若干首至其墓焚白之
則世之知先生之詩者益尠矣瑰登鐵門學詩
因輯先生前後所製者二百首連吳復所編又
三百首名曰鐵崖先生復古詩集　而我
朝之詩斯爲大備嗟乎紅紫亂朱鄭衛亂雅
　季氏而欲爲詩於古度越齊梁追踪漢魏而
　　騷雅是秉正色於紅紫之中奏韶濩於
鄭衛之際不其難哉此先生之作所以爲復古
而非一時流輩之所能班南北詞人推爲一代
詩宗此非瑰之言也天下之言也先生近體而

下不令人傳然膾炙在人口有不可得而遺者錄於卷後而香奩諸體亦附見云至正二十四年甲辰秋九月戊子門人龍洲生章琬謹序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卷中有天都陳氏承雅堂藏書印朱文方印

新編鐵崖先生文集麗則遺音古賦程式四卷明初刊本

元丁卯進士紹興楊維楨廉夫撰

鐵崖先生大全集春秋大意若干卷史鉞若干卷君子議若干卷麗則遺音若干卷志敘碑銘贊引箴頌古樂府近體五言七言詩總若干卷

吁富矣哉古之　鮮有也先生族出會稽毋夫人李生先生時夢金鉤墜月中其父山陰君摩其頂曰是兒必以文章顯吾門爲築萬卷樓鐵崖山中先生讀書樓上去階轆轤傳食若是者五年遂以鐵崖自號嘗病國朝承宋以來政麗文抗而未有能一起之者務推一代之陋歸于渾厚雄健故其所著卓然成一家言李翰論文章要如千兵萬馬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惟先生有焉登擢上第躋膴仕既爲衆所忌又恥以妾婦之道媚於時多仇寡與而處之泊如也晚

年放浪雲門玉笥洞庭錢塘之間每酒酣興發輒自擊鉄如意歌哀三巨弔望諸君辭識者以其天才似太白而學力過之不然何其正聲勁氣薄九霄空四一而凌轢一世哉至正初天子詔修遼金宋三史先生乃著正統論凡二千六百餘言其言以爲我朝當續宋統於世祖混一之日不當急於繼遼繼金正大剴切觀者韙之瓊早登先生之門今二十五年矣中罹兵變不相知者久之及先生辟地九峯三泖而瓊亦自海昌至蒐輯手編於散佚之餘幸不　朽殆滅

而大姓韋琬欲浸諸梓以傳無窮俾瓊敘之吁荆山之璞豐城之劍不待卞和之獻雷煥之發而光怪燭天蓋天下之至寶有終不得而閟者先生之文章雖欲不行於世不可也瓊又何足以知之深維唐韓昌黎之集李漢敘之李翺皇甫湜贊之故不讓而書諸篇端實有俟於代之知言者云至正二十五年春二月既望門生清江貝瓊敘

沈鐘序 成化四年

鄭文康序 天順巳卯

巖仲正跋成化九年

鐵崖文集五卷明刊本　朱文石舊藏

元會稽楊維禎著毘陵朱昱校正　前有鐵崖先生傳卷首圻城老夫射敗將書上嚶嚶平章書兩篇東維子集鐵崖漫稿俱不載卷末有姑蘇楊鳳書于揚州之正誼書院一條

馮允中序弘治十四年

朱昱跋弘治十四年

鶴田蔣先生文集二卷明抄本

元建陽蔣易師文撰

鶴田集者師文蔣先生之所著也詩文凡若干編其門人輯錄離爲彙次凡若干卷先生縣丞歲厲志爲學及壯適四方徧交當世名士博萃未見書藏于家者至數萬卷學益精聞益廣由是攄發所蘊肆筆爲文若長江巨浸汪洋滂沛而不可禦過者以其源之深而不可竭也然先生能以材見重當世而不能枉巳以干進其文能追古作而不能合有司之程度是以棲遲一至不獲推用至其立言載道有以淑人而行遠者則政在此而不在彼也僕年雖少長而學則

不逮託交將三十年皆所歆慕而不可企及至於相觀之善有以倣佛之懸陋者亦多所蒙矣今春辱過余南田之舍見示此集留寒齋玩讀者再四因得序其梗槩庶讀先生之文者知其學問淵源之所自云至正十七年春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邵武黃鎮序

閩人學文自歐陽詹始而關伊洛之傳以發六經之旨則肇自游楊而盛於文公朱子於是彬彬乎建鐔之間雖鄒魯不啻過矣予嘗往來二郡徵文獻於俎豆之林蓋有不勝其景仰者而

得蔣君師文於蒼山之下鶴田之上則距鷹山游氏之居半舍而近考亭雲谷朱子講學之地俱兩舍而遠清溪橫陳竹樹交抱而師文之廬在焉經史百家之書周乎坐隅而充乎棟宇師文玩索其中旦暮忘倦游方之餘上稽漢史下逮唐宋諸君子之文與夫唐八家之詩皆篇摩句定手自刪錄非一日之積矣故其文辭之發豐腴跌宕浩乎海波萬里而風檣迅速蔚乎林木千章而春陽發宣有莫知其然者而一本諸格言大訓其不悖乎聖賢之旨歸則君子之擇

遠矣又豈特騷人文士之賦詠記述而已哉予覩師文鶴田集因趣其後且以致其惓惓之意者蓋不敢以騷人文士望於師文也至正辛丑十月丁亥臨川葛元喆書

蔣氏手跋曰此集爲楊文敏公家藏徐興公先輩得之于建甯書肆僅有序文二卷尚有十二卷弗存其作文大有源委然中多宋氣想習熟諸先輩而來不能改其面目亦是潛心學究之流亞者也絅臣玢識

案蔣易字師文建陽人篤信好學工詩善屬文

有鶴田集及編元朝風雅行于世見福建通志

鶴田集各家書目

所無此二卷得之福州書攤尙是明人抄本有

蔣絢臣跋絢臣又手錄劉彥昺哀蔣師文詩二

首藍山藍澗挽詩祷詩四章附後